

求恕齋
叢書

天問閣文集

三

天問閣文集卷三

達州李長祥著

吳興劉承幹校

晉懷帝愍帝宋徽宗欽宗

晉之懷愍宋之徽欽古今之奇慘而人共痛憤未有甚於此者也宋之禍陳東言之矣曰蔡京亂於前梁師成陰賊於內李彥結怨於西北朱勔聚怨於東南王黼童貫又結怨於遼金則實徽宗之爲之欽宗又一庸主在位二年遂及難若懷愍則武帝惠帝啟之矣當王渾王濟之以劉淵爲可大用也孔恂楊珧力謂其不可恂猶

憂之齊王攸又卽于武帝前請誅之而武帝不從也及
惠帝延之懷愍帝劉氏遂大創曜遂執之聰遂弑之也
青衣行酒執戟執蓋何忍聞哉何忍言哉金人於欽宗
逼之易衣慘矣此蓋甚焉悲哉且徽欽之北也高宗猶
得相通問金人之流冷山之洪浩其通問使也又徽宗
崩五國城朱弁在燕山服斬衰朝夕哭爲文以祭有雪
窖冰天之語金人亦不罪其後二帝之喪俱得南來若
懷帝愍帝則何如鼎俎倉卒萬國之至尊一時不知其
委之何所矣猶有不同者金人之於宋敵者也劉淵當
咸寧二年受晉左部帥永興二年冠軍將軍固晉之臣

也及遷左國城遂立國號漢僭王位未幾帝位永嘉五年曜等陷洛陽及曜遂執二帝聰遂弑帝弑帝則亦已矣必青衣行酒執戟執蓋乃弑之嗚呼何悲哉今試攷左部帥冠軍將軍之在淵何從來淵之得不死以有左國何故武帝不殺淵聰乃弑懷愍又何悲也今之論者謂聰曜已易世與淵異夫聰不常爲晉之積弩將軍乎卽曜之無與於晉然所以至曜之世有自來後世之有難忘者矣二帝弑之在聰其執之則在曜總之弑帝之人而總之其臣是有難言者劉氏之未可與金人並論也

李若水

宋靖康二年金人破汴欽宗奉降表如青城留三宿返
隨又邀至其營侍郎李若水勸往金人逼之易衣以留
若水抱持哭罵不絕口死金人曰遼亡其臣之死者眾
南朝惟李侍郎一人後人謂若水忠若水忠矣固欽宗
之陷以成其忠者也而欽宗之陷固若水之陷之陷之
矣若水則得其所謂忠者也死矣安得不忠乃欽宗陷
矣若水安得不死若是之死而謂之忠哉忠在陷其君
哉金人之再邀欽宗也何故夫豈其無故吳革曰車駕
若往必墜其計唐恪亦以爲不可張叔夜又扣馬哭固

諫父老子弟之攀轅叫號者闐衢塞巷卽帝亦難之若
水則以爲無虞而使之必出也夫其出也有虞乎無虞
乎以爲無虞也何故有恃乎無恃乎恃金人之不敢乎
不忍乎卽恃我之有以全於此乎則若水之有以全於
此乎萬乘何人以萬乘卽敵軍也何事而當時之敵又
何敵春秋兩君好會必設司馬宋襄公欲霸會諸侯於
孟子魚諫毋會襄公卒會楚於是執襄公秦昭王婚楚
會懷王子蘭勸王行屈原止之不得王卒行秦伏兵發
於是執王若水之勸欽宗行與子蘭同子蘭特不死耳
使子蘭死亦謂之忠乎子蘭忠則屈原不忠子魚不忠

吳革唐恪張叔夜不忠死者忠則生者不忠勸行者忠則止者不忠忠與不忠之分如是哉若水卽味於往事其在眞宗時契丹內侵寇準請駕幸澶淵又固請渡河當時之軍威何如其盛故準亦得挾險策卒之萬歲聲聞契丹氣奪豈非赫赫事而孤注之議且起實亦危矣本朝臣子獨不聞乎況欽宗如青城豈兩君之好會比金人據覆宋之勢以欽宗視之豈宋襄公之楚子楚懷王之秦昭王比又豈眞宗之契丹比乃輕於一出而得車駕之返幸矣又再出之哉且欽宗之始出也金人固歸之矣金人豈其以他人萬乘之主在已掌握中復相

縱之出不然矣其亦料宋室之尙有人或變起矣前功盡棄矣可若何不然以宋室之易於喪敗如此則宋必無人縱之去必得復來金人固權之於此乎觀其宿之營中三日豈不相聚謀於是姑縱之縱之而再邀之果來矣至是則宋果無人矣遂侈然肆志並逼徽宗去其時太上皇后皇后諸妃嬪諸王公主附馬都尉六宮之有位號者皆行而皆欽宗之再至其營以至此若水卽欲不死得乎哉或謂城已破二帝將安之故韋妃對二帝謂金人恐不令兩宮得留於京師夫卽不得留爲人臣子安可卽無留計文天祥之言曰父母有疾人子豈

有不下藥之理不可爲天也今以父母之疾不可爲不
特不下藥且使之蹈死地以爲是終死者蹈之死不蹈
之亦死曷使之蹈之何忍晉懷帝以出華林奔走長安
劉曜執之愍帝則麴屑且盡肉袒銜璧興櫬無能已非
死地之往蹈如欽宗而欽宗其始粘沒喝已欲不遣離
幹議遣之欲復立爲帝刻大碑梁宋閒使天下人義之
謂不絕宋後金人猶從容猶有可爲奈何若水之主此
及逼之易衣抱哭以此何益懷帝有庾珉王雋之死愍
帝有辛賓之死痛矣而無恨若李若水何如等死者也
而有恨者也

王猛崔浩

王猛仕秦崔浩仕魏皆以豪傑之才遇知己之主而得爲其所欲爲顧皆赫赫異國然各有心人未之知也卽人知猛矣未有知浩者也夫浩之與猛其心皆存晉宋者也猛至死矣思固之後其言於堅曰晉雖僻處江南正朔相承願勿以爲圖是有據者也浩則未有據夫浩更有據者也觀夫浩之族滅矣本以修史之故而史則與高允等共修之浩族滅而允自言其狀之直得不滅夫族滅慘矣罪大矣與他罪不同以其自言之直卽得赦之魏之法何過縱也且允之言曰浩之所次總裁而

已至於著述臣實多浩是允之罪重於浩也以其重於
浩者一直言之卽赦之是直言之卽可以免族滅也則
魏之當族滅者何人不踵允而直言之哉乃又觀之允
之言矣曰浩之所坐若更有他釁非臣之敢知嗚呼是
允之所以不誅哉則是浩之所以誅哉浩蓋常有異圖
者也當太武帝之南侵也柳光世許以河北太守應浩
此光世之奔在宋日言之者浩非與光世有密光世安
得應浩且安肯無因指浩謂己之應浩然則魏主蓋有
內懷疑者矣而魏主之懷疑也必揣浩之爲我國重臣
顯誅之必人心搖動且爲我心膺臣我顯誅之江南人

必謂我腹心之有攜貳而窺之則釁之啟也故諱焉而坐之以修史之罪也若允欲赦之則無名自言之直可因之矣於是赦允也因之也魏王當高句渠帥來指浩示之曰此人不能彎弓持矛其胸中乃過甲兵朕之功皆此人教也魏主之於浩其賴之如此與允之不同遠矣豈以修史之故坐之反不得與允等且卽以修史之故何至於族滅也若猛謂晉之不可圖權翼陽平公融皆信之諫堅蓋信猛之忠於計堅故諫堅及堅敗益信其忠於計堅而不知猛之意深也浩且於魏有異謀卽其於太武帝之征伐屬意素甚常曰江南兵不至又曰

宋因河自守必不北渡兩人之於晉宋如此然其仕秦仕魏何也桓溫初北伐猛固見之溫則曰三秦豪傑未有至者何也及猛對以長安咫尺而不渡灞水所以不至溫氣奪矣始曰江南無卿比猛之於晉安從事之故仕之秦也浩亦不聞江南人有言之者呂婆樓薦之魏主始得志皆所謂遇知己之主者也夫由余入秦使穆公霸西戎金日磾入漢謂使人無輕漢是則自外至之者也自外至之若由余金日磾可矣其自內之去之者若徐庶之歸曹魏指其腹心而以爲亂焉可矣王猛崔浩皆不然當慕容氏遺裴疑至建康欲留之疑則慮龍

驤之解體辭以行其後孰遣劉翔至謂江左公卿今日
宗社丘墟諸君但奢靡淫縱不聞征伐之言何以尊主
庇民乎又謂今石虎李壽志相吞噬王師縱未能澄清
北方且當從事巴蜀一旦石虎先人舉事併壽有之據
形勝之地以壓江南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適異國
者之相嚮又不獨王猛崔浩之爲然若其後張洪範李
恒董文炳諸人何如也

王祥孟宗

世之人聞王祥孟宗之名莫不加敬而於王祥之臥冰
孟宗之哭竹又莫不歎慕之以至於泣下也嗚呼孝子

之感天也如是哉其感人也如是哉感人在千百世感
天在倏忽魚就人冬生竹理之必無者也而倏忽有之
以孝子之禱於天者誠也今有人意中有欲得者而以
禱於天其禱之誠不下王祥孟宗天卒無以應其無以
應者何也禱同也所以禱者不同也夫人自非人之子
莫不知孝之爲美自非不孝莫不知孝之爲美卽不孝
亦莫不知孝之爲美誰非人子惟王祥孟宗孝故莫不
感也然孝矣使其母之所欲有甚於魚與竹者而其欲
之期得有如其欲魚欲竹者人子爲之求之不如其臥
冰與哭竹可謂孝乎使如其臥冰哭竹矣實則變易其

心思棄禮義委名節毀身穢行甘蹈恥辱而不顧而後
如其臥冰與哭竹其母欲乎吾知其母之必不然矣蓋
魚與竹母之欲也其所以得魚與竹有羞於臥冰與哭
者非母之欲也王祥三公也孟宗大夫也三公天子師
芳廢師當何如祥則只涕泣而已其後髦弑並涕泣無
聞矣隨太保矣宗當孫綝之逆以彼大夫無所爲則亦
已矣宗且引綝告廟矣又仍大夫矣其時使其母尙在
見之欲乎不欲乎欲矣母不得爲賢不欲矣二公何以
處此孝於親不忠於君者無之背其君不背其親者無
之臥冰哭竹孝子也而事君如此吾於其孝疑焉王祥

孟宗謂之不孝也亦可

父子兄弟

劉歆媚王莽者也其僞著洛書也宋儒主之以劉向爲之父也張浚殺曲端傷心哉與秦檜之殺岳飛何異檜又爲其所薦檜所戮之飛又先爲其所欲搆陷者宋儒且侈之以爲南宋之佐第一何哉以張南軒爲之子也繇是言之王縉之兄文天祥之弟又何責焉以父子兄弟之若此天下之人子人父人兄人弟幸哉而所以爲人子爲人父爲人兄爲人弟又斤斤而不可孔子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者也若斯之民也何故乎